



癡心不減，書緣不減

漫談吳興文書話散文集《書緣瑣記》

文字工作者 | 陳學祈



書緣瑣記

吳興文作／遠景／201608／349頁／22公分／490元／精裝
ISBN 9789573910046／855

談中國古典詩學批評，免不了引用孔子的看法：「小子何莫學夫詩？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詩的用處之大，由此可見。那麼，作為知識載體的書籍，是否也有這麼多的功能呢？在此不妨將孔子的話修改一下：

諸君何不買本書？書，可以讀，可以品，可以賞，可以藏，邇助談資，遠保文獻，多識於版本掌故之實。

筆者案上這本編號第1234號的《書緣瑣記》，就是一本值得「讀」（閱讀內容）與「品」（品評優劣）、「賞」（觀賞印刷裝幀）與「藏」（收存度藏）的「書話」散文集。此書作者吳興文，多年來以收藏藏書票（Bookplate）為人所知，不論質或量，堪稱「華人藏書票收藏第一人」。除了收藏，吳興文也勤於著述，其《票趣》、《圖說藏書票：從杜勒到馬蒂斯》、《我的藏書票之旅》、《我的藏書票世界》均是討論藏書票收藏的好書。由於筆者始終關注吳興文在「藏票」方面的成就，導致忽略了他在「藏書」方面的成果，《書緣瑣記》的出版，正好可以一窺吳興文的藏書，算是彌補多年來的疏漏。

《書緣瑣記》分「閱讀與編輯之間」、「紙本收藏的世界」、「徘徊現代與當代」、「推動書店新型態」四卷，收文章88篇（不含胡洪俠的序及作者書跋）。其中，〈孫立人與第四軍官訓練班〉、〈蔣經國與政工幹部學校〉、〈李登輝的菜單〉、〈女人的另一種唇，會說話〉、〈《性史》1980〉、〈千年綺夢〉、〈缺乏愛的時代〉、〈試說「那話兒」〉、〈歐巴桑的書之二：《魯冰花》〉、〈《籃球情人夢》〉與書跋〈書話是一種收藏的趣味〉11篇文章，是《書緣瑣記》簡體版（海豚出版社，2015）所沒有。除了書跋與討論《魯冰花》、《籃球情人夢》的3篇，其他8篇單從篇名就能看出未收錄的原因。論裝幀，布面精裝的簡體版《書緣瑣記》似乎技高一籌，但論內容，紙面精裝與平裝的繁體版更為完整。兩岸的出版環境，誰更能體現作者個人的自由意志呢？在此清楚可見。

對於吳興文的88篇書話，筆者將從新舊書店營運、舊書收藏、版本掌故等面向切入，略陳管見。

* 書店不死，價值永存

面對網路興盛、手機 APP 程式流行、電子書蠶食紙本出版市場的年代，終日與書為伍的書癡們，該如何面對看似夕陽一般的紙本書籍呢？胡洪俠為《書緣瑣記》所撰寫的書序〈這一代的「書苦」〉有這麼一段話：「原來如今愛書可能會愛得很苦；原來一生追尋『書香』的人遭逢互聯網時代，最終心裡裝的也許是『書苦』；原來這讀書愛書聚書藏書寫書出書終究是一件『苦中作樂』的事情」。所謂的「書苦」，苦在哪裡呢？胡洪俠說：在藝文印書館嚴一萍所編印、出版的線裝書裡、在消失於繁華街區的小印刷廠裡、在曾經輝煌過的商務印書館與世界書局、中華書局的店面裡、也在人換屋空的牯嶺街上、更在中國書店拿到「第一屆臺北古書拍賣會」目錄的那一刻。這些與書籍相關並走入歷史的人事物，無一不苦。無獨有偶，胡洪俠所說的書苦，也體現在隱地的書話中，讀者只要翻閱隱地的回憶文章與《誰來幫助我》、《我的書名就叫書》等書話文集，就能見到更多書苦（甚至是書痛、書殤）。

面對一則則無法擺脫的書苦，我們是否可以從中尋出幾分甘美之味？請見《書緣瑣記》第四輯「推動書店新型態」，吳興文就列舉了不少苦中帶甘的書籍與書店，如：〈新浪漫主義價值觀〉談《旅讀書店：尋訪全球最美的 20 間書店》、〈小確幸的書店時光〉談小路幸也的《東京下町古書店 Vol.1 搖滾愛書魂》、〈分眾書店的時代〉談勝山俊光編著的《東京書店時代》、〈我是平凡單純的讀者〉談「獨立書店教母」西爾維亞·畢奇的《莎士比亞書店》、〈另一種書店風景〉談東京代官山町的蔦屋書店等等。這些文章共通點，在於呈現書籍光環逐漸消逝的今天，新舊獨立書店各自營造出的特色。

從市場經濟角度來看，紙本書與實體書店看似山窮水盡，但有時遇到關卡才發現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危機就是轉機，書與書店的特色，總有不可取代的功能與意義，如同冷氣並未取代風扇、電視並未取代電影、動畫並未取代漫畫、摩托車並未取代腳踏車、CD 與 MP3 也沒有取代黑膠唱片。有時，後者反而因前者大行其道而更顯珍貴。吃苦反而成了享樂，不亦快哉！

至於中國書店拿到「第一屆臺北古書拍賣會」目錄的那一刻，確實讓經歷 1980 年代的中壯代藏書家大感不妙，因為這代表舊書便宜賣的年代一去不返了。但站在文獻保存的角度來看，書價上漲未必是件壞事，或許「因價貴而知保藏」的這種功利現象，能促使民眾重視舊書的可貴。此外，胡先生若知道 80 年代出生的年輕輩收藏家，得花更多心力與代價才能購得好書（筆者曾在 2012 年發狠以臺幣 15,000 元（約人民幣 3,300 元）買下徐志摩《翡冷翠的一夜》的第四版），心裡或許就會舒坦些了。

* 談談談書的書

藏書家喜歡看書，也喜歡看「談書的書」。董橋的〈談談談書的書〉，就是專門談歐美藏書家所撰寫的書話散文。《書緣瑣記》也有不少篇章是談談書的書，但觸及的面向更多元。有評論：艾瑞克·歐森納的《紙之路》、安東尼·葛睿夫的《書本的危機》、馬莉安·沃夫的《普魯斯特與烏賊：閱讀如何改變我們的思維》。有小說：艾莉森·胡佛·芭雷特的《愛書狂賊》、馬克斯·蘇薩克的《偷書賊》、嘉布莉·麗文的《A.J. 的書店人生》、瓦爾特·莫爾斯的《夢



書之城》，也有兒童繪本：布赫茲的《書的國度》、張知的《河邊的舊書村》、伊勢英子的《書的手藝人》、莎拉·史都華與大衛·司摩夫夫婦的《愛書人黃茉莉》，更有談書與室內裝潢的《愛書成家》。這些不同面向的「談書的書」，各有不同的表現方法與讀者群，但同樣表現出對書籍的纏綿眷戀，由此可見吳興文對書的關注，不只鎖定在舊書文獻，對於新出版的書籍，只要是談書的書，都在他涉獵的範疇。

談談書的書，有時還真能談出有意思的話題。例如〈初版的「超現代」現象〉中提及約翰·鄧寧所指出的「超現代」現象就值得花點篇幅討論。

所謂的「超現代」現象是指：「一本初版量極少、馬上進入二刷，引爆口耳相傳、迅速搶購熱潮，以致人們在這本書還在新書市場上熱銷階段，就花高於圖書定價的價格，甚至好幾倍，蒐購它的初版本第一刷」（頁112-113）。這種現象，與成語「洛陽紙貴」不同。「洛陽紙貴」是針對內容而言，意指作品大受歡迎，流傳甚廣。而「超現代」現象，表面上也是指作品大受歡迎，但差別在於書的流傳不廣，其中的關鍵就在「初版」與「收藏」四字！

從中國藏書發展史來看，一本（部）書要成為藏書家眼中的珍寶，往往得經過長時間的醞釀（天災、人禍與文藝觀念的變遷是影響醞釀期長短的因素）。以宋版書為例，宋版書在宋代不見得是多麼稀罕的書籍，必須經過三百多年，到了晚明，身價才開始上漲。明版書以及清代康、雍、乾三朝的刻本，在當時也不是藏書家爭相購藏的珍品，而是經過一兩百年，進入民國以後才逐漸受到重視。而民國三、四十年代的新文學版本，在當年也不是藏書家眼中的寶貝，而是經過五十多年，到了1990年代才開始水漲船高。那麼，吳興文所舉例的董橋《今朝風日好》，要經過多久才成為藏家眼中的珍品呢？——不到半個月！「上市即成珍本」，這種「超現代」現象，對老一輩收藏家而言真是匪夷所思，這是相當有趣的出版與藏書現象，值得關注。

* 書頁裡的時代風霜

讀書話散文，尤其是著重於版本收藏的文章，免不了要看看作者講述什麼樣的書，這也是《書緣瑣記》最重要的部分。

藉由自己的收藏，吳興文發揮藏書家由小見大、文獻引證的本領，為讀者講述書籍背後有趣的故事，例如〈蔣經國與政工幹部學校〉，介紹政工幹部校第一期畢業同學通訊錄，吳興文發現此書編輯上的特殊之處：參謀總長周至柔的照片頁背面排他的毛筆題字，而年紀、資歷、位階較低的蔣經國，則是照片頁背面以鉛字排印軍隊政工人員的訓條，吳興文遂由此想到陶涵（Jay Taylor）在《蔣經國傳》裡對蔣經國的描述。而〈話劇本《桃花扇》〉談1947年2月15日在臺北中山堂演出的新中國劇社的劇本《桃花扇》，此劇本由歐陽予倩（1889-1962）撰寫，見證臺灣戰後初期，兩岸的文化交流。同類文章還有〈李霽野與《四季隨筆》〉，從臺灣省立編印館印行的《四季隨筆》出發，講述大時代變動之下，李霽野（1904-1997）往返兩岸的經過，並提及兩岸開放探親後，文學史料專家秦賢次將修訂後的《四季隨筆》介紹給臺北志文出版社，使《四季隨筆》第二次在臺出版（1991年），此時距初版本已過了44年。一樣的書，一樣的譯者，背後卻是不一樣的時代背景，想起四十多年來兩岸所各自經歷的風風雨雨，真讓人不勝唏噓。

《書緣瑣記》談論人與書甚多，其中，必須提及地理學家陳正祥（1922-2003）。對於這位

在研究室門口掛上寫有「非學術談話，請限於三分鐘」木牌的學者，吳興文連續以〈《臺灣地名辭典》簽名本〉、〈功夫在旅行之外〉、〈為學術和著述的人〉、〈陳正祥、臺北市與我〉四篇文章，討論他在地理學領域的成就，並介紹《臺北市誌》、《臺灣地名辭典》等地理學相關文獻。讀書話散文，其中一個收穫是藉由他人的收藏來增長見聞，吳興文這四篇文章，確實能讓讀者「多識於版本掌故之實」。這類的文章，還有〈花木叢中：周瘦鵑的後半生〉、〈何妨是書生：張充和與周策縱〉、〈傅斯年致王世杰函〉、〈永恆的一日：憶黃裳〉、〈昔人已乘黃鶴去〉等等，對接觸舊書仍是有限的年輕輩藏書家而言，這些都是值得一讀的書話作品。

讀《書緣瑣記》，筆者亦留心關於臺灣文學的書刊。這類書籍，有朱天文的《淡江記》、吳濁流的《亞細亞的孤兒》日文版、紀弦簽名的《中國詩選》、瓊瑤的《窗外》初版本與鍾肇政的《魯冰花》初版本等等，其中又以覃子豪的《東京回憶散記》簽名本最為難得。此書係1945年5月由漳州南風出版社出版，書中最重要的文章當屬〈郭沫若先生〉，此文記述在東京結識郭沫若的經過，但礙於政治因素，文章並未收錄在《覃子豪全集》裡。由此可知《東京回憶散記》之珍貴，這正是本文開頭所提及的「邇助談資，遠保文獻」。

* 文短圖少，意猶未盡

閱讀《書緣瑣記》，看著吳興文娓娓講述「一點事實，一點掌故，一點觀點，一點抒情的氣息」（此為唐弢對書話的定義），收穫不少。但若要指出《書緣瑣記》的缺失，筆者認為「開展不足」是此書最讓人遺憾的地方。畢竟許多難得一見的文獻，不是區區數百字或千餘字就能完整介紹。以覃子豪的《東京回憶散記》為例，在吳興文之前，莫渝曾在1990年的《文訊》第51期介紹這本散文集，寥寥五百餘字，沒有太多深入的介紹，相較之下，吳興文這篇著墨較多，但仍是不夠。而〈張靜虛的簽名本〉則因為交待不夠詳盡，容易讓人產生誤解。該文分別提及《中國近代出版史料》與《中國現代出版史料》，到了文章最後，卻跑出「《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》八本」，初看以為是手民之誤，上網一查才知，是上海書店在2011年將兩套書合併出版。會有上述的狀況，大概是礙於書中文章多發表在報紙，因篇幅限制的緣故所導致。

文章篇幅有限，彌補的方式就是增加圖片數量，偏偏《書緣瑣記》的圖片甚少，全書88篇文章，沒有圖片的文章有12篇、僅一幅圖片的文章有70篇、圖片兩幅的文章有5篇、圖片三幅者僅1篇。圖片不是萬能，但某些書若少了圖片陪襯，真是萬萬不能。以〈一段難以磨滅的歷史〉為例，文中提及的《德國捐贈東方圖書館書籍展覽紀要》當中收錄多幅當年舉辦展覽的照片，這些都是珍貴的史料，但文章只有一幅封面書影。同樣的情況還有介紹陶瓷專家陳萬里（1892-1969）著作《越器圖錄》的〈昔人已乘黃鶴去〉一文。吳興文表示，書中圖片「照片與摹畫並見。照片大部分都陳萬里親自拍攝。有些照片因為不易得清晰的效果，或有匆促間借自友人的碎片……《越器圖錄》至今，除了實物外，已成為寶貴的參考資料」，文末更進一步表示1990年出版的《陳萬里陶瓷考古文集》與2008年出版的《陳萬里陶瓷研究與鑑定》都沒有收錄《越器圖錄》的圖片，由此可知《越器圖錄》之可貴。但很可惜，這篇文章也只有封面書影，同樣缺乏圖片，真讓人扼腕！



書海無涯，永遠有買不完、看不盡的書籍等著我們。在〈前塵·書影·新錄〉中，吳興文問自己也問讀者：「不知我有沒有能力接這一棒？」，從《書緣瑣記》來看，筆者認為，寫書與藏書的棒子，吳先生不接不行了。畢竟，在大陸闖蕩多年，結識眾多藏家的他還有不少珍藏可與大家分享。臺灣藏書界，不時興書話寫作，願意撰文並出版文集的藏書家就這麼幾位，場面實在冷清，是該再多幾位開疆闢土、善於披沙簡金的能手了。癡心不減，書緣不減，吳興文將來還會為書癡們介紹什麼珍貴、有趣的書呢？我們拭目以待。